

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

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

周昌題

河北大學
中文系
學報編輯部

说 明

根据我校中文系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套内部参考资料。

全书共分十册，选收了我国唐、宋、元、明、清历代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唐宋传奇、《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聊斋志异》等小说集中的主要作品。也选了《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二刻醒世恒言》、《三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西湖二集》、《十二楼》、《照世杯》、《五色石》中的一些篇章。另外，还附录了一部分研究资料。为了阅读方便，在标点和注释方面，我们作了一些工作，同时也吸收了前人的成果。

本书承周汝昌先生题签，乔湘麟同志设计封面，特致谢意。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编辑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目 录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1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18
贾廉访膜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3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49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73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93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108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124
惜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139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156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172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187
辜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203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218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231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245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261
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280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296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314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331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347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附.....	374

【附录】

一 “二拍”的原序和小引.....	394
二 关于“二拍”的作者凌濛初.....	396
三 “二拍”的内容及其他.....	398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诗云：

自古成仙必有缘，仙缘不到总徒然。
世间多少痴心者，日对丹炉取药煎

话说昔日有一个老翁极好奉道，见有方外人经过，必厚加礼待，不敢怠慢。一日，有个双髻髻的道人，特来访他。身上甚是蓝褙不像，却神色丰满和畅。老翁疑是异人，迎在家中，好生管待。那道人饮酒食肉，且是好量。老翁只是支持与他，并无厌倦。道人来去了几番，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样的。道人一日对老翁道：“贫道叨扰吾丈久矣。多蒙老丈，再无弃嫌。贫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寻几味野蔬，少少酬答厚意一番。未知可否？”老翁道：“一向不曾问得：仙庄在何处？有多少远近？老汉可去得否？”道人道：“敝居只在山深处，原无多远。若随着贫道走去，顷刻就到。”老翁道：“这等，必定要奉拜则个。”当下道人在前，老翁在后，走离了乡村闹市去处，一步步走到荒野野径中，转入山路里来。境界清幽，林木茂盛。迤逦过了几个山岭，山凹之中露出几间茅舍来。道人用手指道：“此间已是山居了。”不数步，走到面前，道人开了门，拉了老翁一同进去。老翁看那

里面光景时：

虽无华屋朱门气，却有琪花瑶草春。

道人请老翁在中间堂屋里坐下。道人自走进里面去了一回，走出来道：“小蔬已具，老丈且消停坐一会，等贫道去请几个道伴相陪闲话则个。”老翁喜的是道友，一发欢喜道：

“师父自尊便，老汉自当坐等。”道人一径望外去了。老翁呆呆坐着，等候多时，不见道人回来。老翁有些不耐烦，起来前后走看。此时肚里也有些饿了，想寻些什么东西吃吃。

料到厨房中必有，打从傍门走到厨房中来。谁想厨房中锅灶俱无，止有些榔瓢棘匕^[1]之类。又有两个陶器的水缸，用笠篷盖着。老翁走去揭开一个来看，吃了一惊。原来是一盆清水，浸着一只雪白小狗子，毛多打^[2]干净了的。老翁心里道：

“怪道他酒肉不戒，还吃狗肉哩。”再揭开这一缸来看，这一惊更不小。水里浸着一个小小孩童，手足都完全的，只是没气。老翁心里才疑道：“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吃酒吃肉，又在此荒山居住，没个人影的所在，却家里放下这两件东西。狗也罢了，如何又有此死孩子？莫非是放火杀人之辈？我一向错与他相处了。今日在此，也多凶少吉。”欲待走了去，又不认得来时的路，只得且耐着。正疑惑间，道人同一伙道者走来，多是些庞眉皓发之辈，共有三四个。进草堂中与老翁相见，叙礼坐定。老翁心里怀着鬼胎，看他们怎么样。只见道人道：“好教列位得知，此间是贫道的主人，一向承其厚款，无以为答。今日恰恰寻得野蔬二味在此，特请列位过来，陪着同享，聊表寸心。”道人说罢，走进里面，将两个瓦盆盛出两件东西来，摆在桌上；就每人面前放一双棘匕。向老翁道：“勿嫌村鄙，略尝些少则个。”老翁看着桌上摆的二物，就是水缸内浸的那一只小狗，一个小孩子。众道流掀

髻拍掌道：“老兄何处得此二奇物？”尽打点动手，先向老翁推逊。老翁慌了道：“老汉自小不曾破犬肉之戒，何况人肉！今已暮年，怎敢吃此！”道人道：“此皆素物，但吃不妨。”老翁道：“就是饿死也不敢吃。”众道流多道：“果然立意不吃，也不好相强。”拱一拱手道：“恕无礼了。”四五人攒做一堆，将两件物事吃个罄尽。盆中溅着几点残汁，也把来舔干净了。老翁呆着脸，不敢开言，只是默看。道人道：“老丈既不吃此，枉了下顾这一番。乏物相款，肚里饿了怎好？”又在里面取出些白糕来递与老翁道：“此是家制的糕，尽可充饥，请吃一块。”老翁看见是糕，肚里本等又是饿了，只得取来吞嚼，略觉有些涩味。正是饿得荒时，也管不得好歹了。才吃下去，便觉精神陡搜^[3]起来。想道：“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趁肚里不饿了，走回去罢。”来与道人作别，道人也不再留。但说道：“可惜了此会，有慢老丈，反觉不安。贫道原自送老丈回去。”与众道流同出了门。众道流叫声：“多谢”，各自散去。道人送老翁到了相近闹热之处，晓得老翁已认得路，不别而去。老翁独自走了家来。心里只疑心这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好相识，眼见得吃狗肉吃人肉惯的，是一伙方外采割生灵^[4]做歹事的强盗，也不见得。

过了两日，那个双髻髻的道人又到老翁家来，对老翁拱手道：“前日有慢老丈。”老翁道：“见了异样食品，至今心里害怕。”道人笑道：“此乃老丈之无缘也。贫道历劫修来，得遇此二物，不敢私享。念老丈相待厚意，特欲邀至山中，同众道侣食了此味，大家得以长生不老。岂知老丈仙缘尚薄，不得一尝！”老翁道：“此一小犬小儿，岂是仙味？”道人道：“此是万年灵药，其形相似，非血肉之物也。如小

犬者，乃万年枸杞^[6]之根，食之可活千岁。如小儿者，乃万年人參成形，食之可活万岁。皆不宜犯烟火，只可生吃。若不然，吾辈皆是人类，岂能如虎狼吃那生犬生人，又毫无骸骨吐弃乎？”老翁才想着前日吃的光景，果然是大家生啖，不见骨头吐出来，方信其言是真。懊悔道：“老汉前日直如此懵懂，师父何不明言？”道人道：“此乃生成的缘分。没有此缘，岂可泄漏天机？今事已过了，方可说破。”老翁捶胸跌足道：“眼面前错过了仙缘，悔之何及！师父而今还有时，再把一个来老汉吃吃。”道人道：“此等灵根，寻常岂能再遇！老丈前日虽不曾尝得二味，也曾吃过千年茯苓。自此也可一生无疫，寿过百岁了。”老翁道：“甚么茯苓？”道人道：“即前日所食白糕便是。老文的缘分只得如此，非贫道不欲相度也。”道人说罢而去。已后再不来了。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余岁，无疾而终。

可见神仙自有缘分。仙药就在面前，又有人有心指引的，只为无缘，兀自^[6]不得到口。却有一等痴心的人听了方士之言，指望炼那长生不死之药，死砒死汞，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里，一发不可复救。古人有言：‘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晋人作兴那五石散、寒食散^[7]之后，不知多少聪明的人被此坏了性命。臣子也罢，连皇帝里边药发不救的也有好几个。这迷而不悟，却是为何？只因制造之药，其方未尝不是仙家的遗传；却是神仙制炼此药，须用身心宁静，一毫嗜欲俱无，所以服了此药，身中水火自能自炼，故能骨力坚强，长生不死。今世制药之人，先是一种贪财好色之念横于胸中。正要借此药力挣得寿命，可以恣其所为。意思先错了；又把那耗精劳形的躯壳要降伏他金石熬炼之药，怎当得起？所以十个九个败了。朱文公有感遇诗云：

飘摇学仙侶， 遗世在云山。
盗启元命秘， 窃当生死关。
金鼎蟠龙虎， 三年养神丹。
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从之， 脱屣谅非难。
但恐逆天理， 偷生谁能安。

看了文公此诗，也道仙药是有的，只是就做得来，也犯造化^[8]所忌，所以不愿学他。岂知这些不明道理之人只要蛮做蛮吃。岂有天上如此没清头^[9]，把神仙与你这伙人做了去？落得活活弄杀了。

而今说一个人，信着方外人，好那丹方鼎器，弄掉了自己性命，又几乎连累出几条人命来。

欲作神仙， 先去嗜欲。
愚者贪淫， 惟日不足，
借力药餌， 取欢枕褥。
一朝药败， 金石皆毒。
夸言鼎器， 鼎覆其餗。

话说国朝山东曹州有一个甄廷诏，乃是国子监监生。家业富厚，有一妻二妾。生来有一件癖性，笃好神仙黄白之术。何谓黄白之术？方士丹客哄人炼丹，说养成黄芽，再生白雪，用药点化为丹，便铅汞之类皆变黄金白银。故此炼丹叫做黄白之术。有的只贪图银子，指望丹成。有的说，丹药服了就可成仙度世，又想长生起来。有的又说，内丹成外丹亦成，却用女子为鼎器与他交合，采阴补阳，捉坎填离，炼成婴儿姹女，以为内丹，名为“采战工夫”；乃黄帝、容成公、彭祖御女之术，又可取乐，又可长生。其中有本事不济，等不得女入精至先自战败了的，只得借助药力，自然坚强耐久。

又有许多话头做作，哄动这些血气未定的少年，其实有破有叶，有滋有味。那甄监生心里也要炼银子，也要做神仙，也要女色取乐，无所不好。但是方士所言之事，无所不依：被这些人弄了几番诨头^[10]，提了几番罐子^[11]，只是不知懊悔，死心塌地在里头。把一个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田产多卖尽，用度渐渐不足了。同乡有个举人朱大经善口劝诫了几遭，只是不悟，乃作一首口号嘲他道：

曹州有个甄廷诏，	养着一伙真强盗。
养砂干汞立投词，	采阴补阳去祷告。
一股青烟不见踪，	十顷好地随人要。
家间妻子低头恼，	街上亲朋拍手笑。

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

“闻君多智兮，何邪正之混施？闻君好道兮，何妻子之嗟咨？予知君不孝兮，弃祖业而无遗；又知君不寿兮，耗元气而难医。”

甄监生得知了，心里恼怒，发个冷笑道：“朱举人肉眼凡夫，那里晓得就里，说我弃了祖业，这是他只据目前，怪不得他说，也罢。怎反道我不寿？看你们倒做了仙人不成？恰像与那个憋气^[12]一般的，又把一所房子卖掉了。卖得一二百两银子，就一气讨了四个丫头，要把来采取，做鼎器。内中一个唤名春花，独生得标致出众。甄监生最是喜欢，自不必说。

一日请得一个方士来，没有名姓，道号玄玄子，与甄监生讲着内外丹事，甚是精妙。甄监生说得投机，留在家里多日，把向来弄过旧方请教他。玄玄子道：“方也不甚差。药材不全，所以不成。若要成事，还要养炼药材。这药材须到道口集上去买。”甄监生道：“药材明日我与师父亲自买去，买

了来从容养炼。至于内外事口诀，先要求教。”玄玄子先把外丹养砂干汞许多话头传了；再说到内丹采战，抽添转换，升提呼吸，要紧关头。甄监生听得津津有味，道：“学生于此事究心已久，行之颇得其法。只是到得没后一着，不能忍耐。有时提得气上，忍得牢了，却又兴趣已过，便自软痿，不能抽送，以此不能如意。”玄玄子道：“此事最难。在此地位，须是形交而神不交，方能守得牢固。然工夫未熟，一个主意要神不交，才付之无心，便自软痿。所以初下手人必须借力于药。有不倒之药，然后可以行久御之术；有久御之功，然后可以收阴精之助。到得后来，收得精多，自然刚柔如意，不必用药了。若不先资药力，竟自讲究其法，便有些说时容易做时难，弄得不尴尬，落得损了元神。”甄监生道：“药不过是春方，有害身子。”玄玄子道：“春方乃小家之术，岂是仙家所宜用？小可有炼成秘药，服之久久，便可骨节坚强，长生度世。□□□□□，□□□□□□，□□□□□□，□□□□□，□□□□□，□□□□□，□□□□□。此乃至宝之丹，万金良药也。”甄监生道：“这个就要相求了。”玄玄子便去葫芦内倾出十多丸来，递与甄监生道：“此药每服一九。然未可轻用。还有解药。那解药合成。尚少一味，须在明日一同这些药料买去。”甄监生收受了丸药，又要玄玄子参酌内丹口诀异同之处。玄玄子道：“此须晚间卧榻之上，才指点得穴道明白，传授得做法手势亲切。”甄监生道：“总是明日要起早到道口集上去买药，今夜学生就同在书房中一处宿了，讲究便是。”当下分付家人早起做饭，天未明就要起身。倘或睡着了，饭熟时来叫一声。家人领命已讫。是夜遂与玄玄子同宿书房，讲论房事，传授口诀。约莫一更多天，然后睡了。

第二日，天未明，家人们起来做饭停当，来叫家上起身。连呼数声，不听得甄监生答应，却惊醒了玄玄子。玄玄子摸摸床子，不见主人家。回说道：“昨夜一同睡的。我睡着了。不知何往。今不在床上了。”家人们道：“那有此话！”推进门去，把火一照，只见床里边玄玄子睡着，外边脱下里衣一件，却不见家主。尽道想是原到里面睡去了。走到里头敲门问时，说道：“昨晚不曾进来。”合家惊起，寻到书房外边一个小室之内，只见甄监生直挺挺眠于地上，看看口鼻时已是没气的了。大家慌张起来道：“这死得希奇！”其子甄希贤听得，慌忙走来仔细看时，口边有血流出。希贤道：“此是中毒而死，必是方士之故。”希贤平日见父亲所为，心中不伏气，怪的是方士。不匡父亲这样死得不明，不恨方士恨谁？领了家人，一头哭，一头走，赶进书房中揪着玄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拳头脚尖齐上，先是一顿肥打。玄玄子不知一些头脑，打得口里乱叫：“老爷、相公。亲爹爹，且饶狗命！有话再说。”甄希贤道：“快还我父亲的性命来！”玄玄子慌了道：“老相公怎的了？”家人走上来，一个巴掌打得应声响，道：“怎的了？怎的了？你难道不知道的，假撇清么？”一把抓来，将一条铁链锁住在甄监生尸首边了。一边收拾后事。待天色大明了，写了一状，送这玄玄子到县间来。

知县当堂，问其实情。甄希贤道：“此人哄小人父亲炼丹，晚间同宿，就把毒药药死了父亲。口中现有血流。是谋财害命的。”玄玄子诉道：“晚间同宿是真。只是小的睡着了，不知几时走了去，以后又不知怎样死，其实一些也不知情。”知县道：“胡说！既是同宿，岂有不知情的？况且你们这些游方光棍有甚么做不出来！”玄玄子道：“小人见

这个监生好道，打点哄他些东西，情是有的。至于死事，其实不知。”知县冷笑道：“你难道肯自家说是怎么样死的不成？自然是赖的。”叫左右将夹强盗的头号夹棍，把这光棍夹将起来。可怜那玄玄子：

管什么玄之又玄，只看你熬得不得。呱呵力重，这等做洗髓伐毛；叫喊声高，用不着存神闭气。口中白雪流将尽，谷道黄芽挣出来。

当日把玄玄子夹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13]，又打勾一二百榔头。玄玄子虽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却是惯哄人家好酒好饭吃了，叫先生，叫师父，尊敬过的，到不曾吃着这样苦楚。好生熬不得，只得招了道：“用药毒死，图取财物是实。”知县叫画了供，问成死罪，把来收了大监。待叠成文案，再申上司。乡里人闻知的，多说：“甄监生尊信方士，却被方士药死了。虽是甄监生迷而不悟，自取其祸，那些方士这样没天理的！今官司明白，将来抵罪，这才为现报了。”亲戚朋友没个不欢喜的。至于甄家家人，平日多是恨这些方士人骨的。今见家主如此死了，恨不得登时咬他一块肉，断送得他在监里问罪，人人称快。不在话下。

岂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元来甄监生二妾四婢，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宠爱的。多日在闺门之内，轮流侍寝，采战取乐。终久^[14]人多耳目众，觉得春花兴趣颇高，碍着同伴窃听，不能尽情。意思要与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是夜口说，在书房中歇宿，其实暗地里约了春花，晚间开门出来，同到侧边小室中行事。春花应允了。甄监生先与玄玄子同宿，教导术法，传授了一更多次。习学得熟，正要思量试用。看见玄玄子睡着，即走下床来，披了衣服，悄悄出来，走到外边。恰好春花也在里面走出来，两相遇着。拽着手，

竟到侧边小室中，(删去七百八十八字)连忙放下双脚，站起身来道：“这是怎的说？”去扶扶甄监生时，声息俱无，四肢挺直，但身上还是热的，叫问不应了。春花慌了手脚，道：“这事利害。若声张起来，不要说羞人，我这罪过须逃不去。总是夜里没人知道，瞒他娘罢。”且不管家主死活，轻轻的脱了身子，望自己卧房里只一溜，溜进去睡了，并无一个人知觉。

到得天明，合家人那查夜来细帐？却把一个甚么玄玄子顶了缸，以消平时恶气，再不说他冤枉的了。只有春花肚里明白，怀着鬼胎，不敢则声，眼盼盼便做这个玄玄子悔气不着也罢。看官，你道这些方士固然可恨。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监生自家误用其药，不知解法，以致药发身死，并非方士下手故杀的。况且平时提了罐，着了道儿的，又别是一伙，与今日这个方士没相干。只为这一路的人，众恶所归，官打见在，正所谓‘张公吃酒李公醉’，又道是‘拿着黄牛便当马’。又是个无根蒂的，没个亲戚朋友与他辨诉一纸状纸，活活的顶罪罢了。却是天理难昧。元不是他谋害的，毕竟事久辨白出来。这放着做后话。

且说甄希贤自从把玄玄子送在监里了，归家来成了孝服。把父亲所做所为尽更变过来。将药炉丹灶之类打得粉碎，一意做人家。先要卖去这些做鼎器的使女。其实有同里人李宗仁，是个富家子弟，新断了弦。闻得甄家使女多有标致的，不惜重价，来求一看。希贤叫将出来看时，头一名就点中了春花。用掉了六十多两银子，讨了家去。宗仁明晓得春花不是女身，却容貌出众，风情动人。两下多是少年，你贪我爱，甚是过得绸缪。春花心性飘逸，好吃几杯酒。有了酒，其兴愈高。也是甄家家里操炼过，是能征惯战的手段。宗仁肉麻

头里高兴时节，问他甄家这些采战光景。春花不十分肯说，直等有了酒，才略略说些出来。宗仁一日有亲眷家送得一小坛美酒。夫妻两个将来对酌。宗仁把春花劝得半醉，两个上床，乘着酒兴干起事来。就问甄家做作，春花也斜着双眼道：“他家动不动吃了药做事，好不爽利煞人！只有一日正弄得极快活，可惜就收场了。”宗仁道：“怎的就收场了？”春花道：“人多弄杀了，不收场怎的？”宗仁道：“我正见说甄监生被方士药死了的。”春花道：“那里是方士药死。这是一桩冤屈事。其实只是吃了他的药，不解得，自弄死了。”宗仁道：“怎生不解得，弄死了？”春花却把前日晚间的事，是长是短，各细说了一遍。宗仁道：“这等说起来，你当时却不该瞒着。急急叫起人来，或者还可有救。”春花道：“我此时慌了，只管着自己身子干净，躲得过便罢了。那里还管他死活！”宗仁道：“这等，你也是个没情的。”春花道：“若救活了，今日也没你的分了。”两个一齐笑将起来。虽然是一番取笑说话，自此宗仁心里毕竟有些嫌鄙^[15]春花不足他的意思。

看官听说，大凡人情专有一件古怪心里。热落^[16]时节，便有些缺失之处，只管看出好来；略有些不像意起头，随你承奉他，多是可嫌的，并那平日见的好处也要拣相出不好来。这多是缘法在里头。有一只小词儿单说那缘法尽了的：

缘法儿尽了，诸般的改变；缘法儿尽了，要好也再难；缘法儿尽了，恩成怨；缘法儿尽了，好言当恶言；缘法儿尽了，也动不动变了脸。

今日说起来，也是春花缘法将尽，不该趁酒兴把这些话柄一盘托了出来。男子汉心肠，见说了许多用药淫战之事，先自有些捻酸，不耐烦，觉得十分轻贱；又兼说道，弄死了

在地上，不管好歹且自躲过，是个无情不晓事的女子。心里澹薄了好些。朝暮情意渐渐不投。春花看得光景出来，心里老大懊悔。正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此时便把舌头剪了下来，嘴唇缝了拢去，也没一毫用处。思量一转，便自捶胸跌足，时刻不安。

也是合当有事。一日，公婆^[17]处有甚么不合意，骂了他：“弄死汉子的贱淫妇！”春花听见，恰恰道着心中之事。又气恼，又懊悔，没怨怅处。妇人短见，走到房中，一索吊起^[18]。无人防备的，那个来救解。不上一个时辰，早已呜呼哀哉。

只缘身作延年药，一服曾经送主终。

今日投环殆天意，双双采战夜台中。

却说春花含羞自缢而死。过了好一会，李宗仁才在外厢走到房中。忽见了这件打秋千的物事，吃了一惊，慌忙解放下来，早已气绝的了。宗仁也有些不忍，哭将起来。父母听得，走来看时，只叫得苦。老公婆两个互相埋怨道：“不合骂了他几句。谁晓得这样心性，就做短见的事！”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怀羞愧之故，不好说将出来。邻里地方闻知了来问的，只含糊回他道：“妻子不孝，毁骂了公婆，惧罪而死。”幸喜春花是甄家远方讨来的，没有亲戚。无人生端告执人命。却自有这伙地方人等要报知官府，投递结状，相验尸伤许多套数。宗仁也被缠得一个不耐烦，费掉了好些盘费，才得停妥。也算是大悔气。

春花既死，甄监生家里的事越无对证。这方士玄玄子永无出头日子。谁知天理所在，事到其间，自有机会出来。其时山东巡按^[19]是灵宝许襄毅公^[20]。按临曹州，会审重囚。看见了玄玄子这宗案卷，心里疑道：“此辈不良，用药毒人，